

世界名著・愛的故事之九

蜜月佳期

卡德蘭／原著・老嘉華／譯





世界名著・愛的故事之八

蜜月佳期

卡德蘭／原著・老嘉華／譯

蜜月佳期

世界名著・愛的故事⑨

著者	卡德	蘭
譯者	老嘉	華
出版者	明遠	社
	香港英皇道651號十樓	
	電話：H6 1 6 6 8 3	
發行所	明遠	社
	香港英皇道651號十樓	
	電話：H6 1 6 6 8 3	
印刷所	建明印刷廠有限公司	
	香港英皇道651號二樓	
定價	港幣6元	外埠美金1.5元
初版	1980年	1月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*本書港澳及海外版權係本社向臺北長橋出版社購得

第一章

一八七〇年

「我有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說！」

諾瑟侯爵夫人說話的聲音有點奇怪，鄧卡斯特公爵正在漫不經心地打領帶，這奇特的腔調引起他的注意。

微微轉頭，從鏡裏望去，侯爵夫人躺在床上橫七豎八的枕頭間，裸露的胴體像珍珠一樣美好，散發着迷人的光澤。

她金色的頭髮從雪白的肩頭流瀉下來；算起來，在公爵所有的情婦中，她是最美而且最熱情的。

「什麼事？」他問。

「你要結婚了，艾索爾！」

公爵呆愣了一會兒，然後轉過身去，聲音裏帶着笑意：

「現在應該不是談什麼神聖結合的好時候吧？」

「我是說真的，艾索爾，我們現在該談談這個問題了。」

「妳是說，我們該結婚了？」公爵懷疑地問。

「當然不是。」侯爵夫人回答。「雖然我可以向你保證，嫁給你是我最渴望的事，可是喬治絕不會跟我離婚的，諾瑟家族不能容許公開的醜聞發生。」

「那麼妳在擔心什麼？」公爵問。

很顯然，她是在擔心着什麼：圓潤飽滿的前額現出一道明顯的皺紋，碧藍的眼睛裏含着不安的陰霾。

停了一陣，侯爵夫人說：

「女王知道我們的事了！」

「這不可能！」

「我們都很清楚，對女王來說，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。老是有些壞心眼的女人愛向女王打小

· 第一章 ·

報告；我想一定是你或者喬治的那個親戚，在她面前嚼舌根。」

「妳怎麼會認為女王對我們起了疑心呢？」公爵緩緩地問。

「她向我透露了一點。」侯爵夫人回答。

公爵在床尾騰出一塊地方，坐了下來。

侯爵夫人從床上稍稍撐起，靠在有花邊的枕頭上，對自己除了及腰的耀眼金髮外，全身上下一絲不掛，似乎視若無睹。

在公爵眼中，她像黎明時的亮麗陽光，但是此刻，她的美貌却引不起他的興趣；他的心思已經全部集中在她方才所說的話上了。

「昨晚在舞會上，」侯爵夫人解釋着，「我們跳完舞後，我回到臺上，女王招呼我過去；我過去坐在她身邊，看她面帶笑容，以為她心情愉快。」

她停頓一下，又惡毒地說：

「我該記得，她微笑的時候也就是最危險的時候！」

「說下去。」公爵命令着。

他還沒有穿外套，身上穿着繡了他名字的細麻布襯衫，戴着公爵的冠帽，灰色的領帶上還繫着顯示公爵身份的鍊子，使他看起來非常高雅。

結實寬潤的肩膀、窄窄的臀部，讓人覺得他有着運動家的風采。侯爵夫人注視着他，眉目間的惶惑消失了，情不自禁向他伸出手。

他却不理會這些。

「繼續講，」他說。「我要一句不漏地聽聽女王陛下說些什麼。」

侯爵夫人吸了一口氣。

「她用那種隱藏着她權術、政治頭腦的天真態度說：『侯爵夫人，我想，我們該給鄧卡斯特公爵找個太太了。』」

「『找個太太？女王陛下！』我叫着。

「『他也該結婚了。』女王說。『英俊而又單身的公爵是一種擾亂的力量。』」

侯爵夫人做了個小手勢。

「你能想像，我當時驚愕得答不出話來，女王的口氣很明顯地帶着諷刺。然後她又說：『妳要運用妳的說服力，當然，還有妳的機智，侯爵夫人。我一直很讚賞妳這兩點，而且也一直盼望侍女們能有這樣的長處。』」

侯爵夫人說完了，公爵也沉默着。過了一會兒，她又接下去：

「你知道我是多麼希望被指派爲皇室的官員。我的那些面貌醜惡，說話陰險的小姑娘總是瞧不

· 第一章 ·

起我，而且公開批評喬治娶了個年輕、沒有顯赫身世的女人；如果我龍成爲女王的侍女，就可以堵住她們的嘴了。」

「妳一定會使溫莎的沉鬱氣氛變得有生氣！」公爵表示他的意見。

「還有白金漢宮。」侯爵夫人很快地接下去。「你忘啦，女王到倫敦的次數比以前要多得多了；當然，我也會勸她儘量多到倫敦來。」

「妳覺得在這種情形之下，我們兩個還能見面嗎？」公爵問。

「如果你結了婚，那可以。」侯爵夫人回答。「否則的話，女王一定會想辦法阻止我們見面；而且，我敢說——除非你結了婚，或者至少訂了婚，不然，她絕不會任命我做她的侍女。」

公爵站了起來，踱向窗邊，望着窗外廣場上的樹。

「所以我就爲了妳的利益，而被犧牲了！」公爵的語氣很尖刻。

「你遲早要結婚的，艾索爾；你得有個繼承人啊！」

「這個我很清楚，」公爵答道。「不過用不着這麼急吧。」

「你今年三十歲，也該定下來了。」侯爵夫人說。

「妳認爲那像是我做的事嗎？」他問。

他的語氣又帶着諷刺的味道了。

「我不能放棄你！」侯爵夫人喊着。「我不能！我從來沒有像愛你那樣愛過別人，艾索爾！你知道，沒有任何人能像你那麼令我興奮。」

「倒是有不少人試過！」公爵說。

「那是因為我不快樂。喬治只對希臘的墓園、古代歷史，以及義大利的名家作品感興趣。」

侯爵夫人停了一下，然後熱情地說：

「我要活在今天裏。我對過去或未來都不感興趣，只希望你繼續愛我，讓我倆像現在一樣相聚在一起。」

「我還以為我們一直都很小心，不會有人知道。」公爵悄聲說着，像在自語。

「在倫敦，這怎麼可能呢？」侯爵夫人問。「僕人們那麼多嘴多舌；在廣場對面的人，又老是注意停在我門口的馬車；還有，那些女人總是饑渴地看着你，而且因為你對她們不感興趣，所以她們對我恨之入骨。」

公爵的嘴角牽動了一下。

「妳太恭維我了，克拉瑞絲！」

「事實如此——你知道這是事實！」侯爵夫人不甘示弱地應着。「就算我過去有過幾個情人，可是跟那些被你拋棄的、多得可以組成軍團的女人比起來，實在不算一回事。」

公爵發出一聲惱怒的喉音，走向鏡前繼續調整他的領帶。

侯爵夫人意識到他很懊惱，而且記起來：他最不喜歡別人提到任何有關他有很多情人的事情。

不過，她告訴自己，她確信沒有任何事物能瓦解他倆之間這份狂野的迷醉。

她想：她從沒有遇到比他更熱烈、更多情的情人。

不管女王說什麼，不管有什麼困難橫阻在前面，她下定決心——決不放棄他。

「聽着，艾索爾，」她說的時候，他正背對她站着。「我有個解決的辦法——一個最完美的解決辦法。」

「如果是要一個幼稚、無知的女孩冠上我的姓，我可沒興趣。」

「喲，艾索爾，理智一點！你遲早總要結婚的，而且我不能失去成為皇室一員的機會；如果被選為皇室中的一員，我會得到我從來沒享受過的體面和尊敬。」

「妳會發現那只不過是在自己的脖子上套一個石磨。」公爵批評。

「那會使很多事都容易得多，」侯爵夫人懇求地說。「到時候，我們不但可以暗地裏在倫敦見面，還可以在鄉間約會。」

「妳根據什麼這樣想？」

「因為如果你結了婚，而我又跟你的妻子很要好，那麼就會有千百個藉口，可以讓你到府邸來，或者讓我到鄧卡斯特花園去。」

「妳真的以為有那一個做太太的，會把妳當成我和她的朋友？」

「當然會，尤其是這個我為你選的女孩。」

公爵很快地轉身。

「這太過份了，克拉瑞絲！如果妳認為我會允許妳替我選太太，妳就大錯特錯了。」

「別這麼傻，艾索爾！」侯爵夫人極力地辯着。「你跟我一樣清楚，你是從不和年輕女孩交往的。你想想看，從保守黨俱樂部到這裏，從新市到愛伯森、埃斯克這幾個賽馬場，或者是到你在蘭斯特州的狩獵屋，你什麼時候碰見過年輕的女孩子？你那裏有機會接觸她們？」

「這個環境裏，像她們這種初出茅廬的社交新手還真是不多。」公爵同意道。

「所以囉，這件事你該交給我來辦。」侯爵夫人說。「事實上，我不但能替你找一個容易滿足、教養好，又不多嘴的太太，而且附帶的，還能幫你把你一直想要的，在鄧卡斯特花園狩獵場後面的那塊地，給弄到手。」

「妳是說藍斯福伯爵的地？」公爵問。

「正是！等你娶費里西蒂·溫翰的時候，你就要求她父親把那緊鄰你封地的三百畝土地，做

第一章

她的嫁妝。」

「說真的，克拉瑞絲，妳似乎全打算好了嘛！」公爵帶着告誡的口吻。「不過妳要知道，我根本沒見過這個溫翰家的女孩，甚至不曉得有這麼一個人存在。」

「你當然不曉得！」侯爵夫人說。「可是我得好好地提醒你，你對那塊地可垂涎很久了，就像你常常跟自己說的，多了那塊地，你就可以把訓練馬匹的地方擴充成一座小型的賽馬場。」

這是真話，公爵無法反駁了。

藍斯特伯爵是公爵在赫特福州的隔壁鄰居，公爵的曾祖父在牌局中，竟然把公爵家的一塊地輸給了他，對這件事，公爵一直無法釋然。

侯爵夫人似乎知道自己佔了上風，繼續說着：

「我知道伯爵最近手頭很緊，正想找個有錢的女婿。費里西蒂·溫翰很漂亮，事實上，你如果不拿她來跟我這麼突出的人比，她還真是個漂亮的女孩子。」

「照妳這麼說，我猜她大概是金髮、碧眼。」公爵說。

「一點也沒錯！」侯爵夫人點頭道。「還有什麼能比這樣的公爵夫人更完美呢？金髮的女人遠比褐色頭髮的女人更能顯示出珠寶的美好。」

她輕輕嘆了口氣。

「哦，艾索爾，你要知道，看到別的女人戴着鄧卡斯特家族的寶石，金光閃閃的伴在你身邊，我有多傷心，多難過；那些寶石比窮喬治着迷的那些玩意兒，要華麗壯觀得多啦！」

她緊抿雙唇，隔了一會兒，才又說：

「不過，就算你想跟我私奔，我們也擔不起這個醜名，而且我想你也不會有這個打算的。」

「如果我真有這個念頭，妳肯跟我走嗎？」公爵的嘴唇現出譏諷的弧線。

侯爵夫人靜默了一陣，然後說：

「我常常問自己這個問題，如果要我說真心話，我的答案是『不』。經年住在國外，和每個認識我們的人斷絕往來，過着放逐的生活，這教我怎麼能忍受？男人沒有關係，在這種不名譽的事件裏，受苦的總是女人。」

公爵知道這是實情。

「嗯，克拉瑞絲，」他說。「妳很有說服力，但是我還需要點時間來考慮這個特殊的問題。」

「沒有時間讓你考慮了，」侯爵夫人很快地接下去。「你我都知道，只要皇家侍女的位置一有空缺，就會有成打的醜老太婆替她們的女兒、姪女想辦法活動。」

「妳的意思是要我現在馬上把這麼重要的事情決定下來？」公爵問。

「你如果真愛我，就不會猶豫。」侯爵夫人說。「你知道，假如我們非分手不可，那份痛苦是多麼難以言喻，我想我是無法承受的。」

她低柔的聲音斷斷續續。

「我們可以像現在一樣在一起啊！」侯爵提議。

「你想會沒有人告訴女王嗎？」侯爵夫人問。「女王就像老蜘蛛，在溫莎宮的起居室織着網，等着別人向她報告我們的一言一行，在這種情況下，我們還能見面嗎？」

「我只能答應妳，我會很慎重地考慮這件事。」公爵說得很堅決。

他一邊說一邊拿起椅子上的外套穿上，把外套的兩肩對準他寬闊的肩膀。

他彎下腰在梳妝臺上探視着，看看是否遺漏了什麼，然後，走向正躺在床上注視他的侯爵夫人。

她仰望着他，湛藍的眼睛正好配上那身雪白的肌膚。

「你對我是認真的嗎？」

「妳知道我是認真的。」公爵回答。「不過，愛情是一回事，婚姻又是一回事！」

「惟有愛情才有價值。」侯爵夫人柔聲說。

公爵握起她的手，送到唇邊。

「謝謝妳，克拉瑞絲，妳使我很快樂。」

他的唇在她柔軟的肌膚上親吻了一會兒，然後她抓緊他的手，將他拉過去。

「再見了，親愛的，我美妙而偉大的愛人！」她耳語着。

一面說着，她一面送上了雙唇。

他只遲疑了一下，就迎向她的頸項。她把他拉向自己的臂膀。

他想抗拒，可是已經太晚了。

她狂野而熱烈的嘴唇，迷戀地纏住了他；望着她，熱情的火從他心底升起。

他有一種感覺：自己不但向她強烈的慾望投降、屈服，同時也失去了原有的自由。

不過在這一刻，那都不重要了。

※

※

※

藍斯福伯爵一封接一封地拆開放在早餐桌上他位置旁的信。

僕人爲他送上雕刻着藍斯福徽章的銀製拆信刀。

坐在餐桌另一端的伯爵夫人並沒有太注意這件事，她正爲了前晚撕破長裙的事，在告誡她的

女兒費里西蒂。

「我真不知道妳爲什麼不能小心一點，費里西蒂。如果妳跳華爾滋的時候能够穩重些，這種

事就不會發生了。」

「我沒有辦法啊，媽媽，那個人踩住了我的衣角。穿那件衣服的時候，我就說過太長了嘛。」

「妳走進舞會裏時，看起來真優雅。」伯爵夫人說。

她的視線停留在她的大女兒身上，嘴角那抹興奮的神情，漸漸消褪。

費里西蒂·溫翰的確很漂亮，景泰藍色的眼睛，金色的頭髮，羊脂似的肌膚白裏透紅，她那迷惑的眼神，讓人不忍心拒絕她任何要求。

伯爵夫人已經在盤算着，怎麼樣說服丈夫拿錢出來，好讓她替費里西蒂再買一件長裙。

沒有人注意坐在餐桌另一角的安東妮亞。

她可不希望別人注意到她，因為只要有人注意她，那麼一定是差她去做什麼事，要不然，就是讓她聽訓，直到盤子裏的食物都涼了。

所以她頭也不抬地吃她的火腿蛋，直到她父親發出響徹整個餐廳的大喊。

「我的上帝！」

「怎麼啦，愛德華？」他的妻子問。

「這封信什麼時候到的？」伯爵問道。

他拿起信封，不等任何人回答，又繼續說：

「這不是郵寄，而是專人送達的；在搞什麼鬼，爲什麼不立刻拿來給我？」

「真是的，愛德華，在女兒面前怎麼這樣說話呢！」他的妻子告誡他。

「妳知道這是誰寫來的嗎？」伯爵這樣問着。

「當然不知道，我怎麼會曉得！」

「是鄧卡斯特！」

伯爵停了下來，臉上那種期待的表情，就好像正要從帽子裏變出一隻兔子來的魔術師。

「鄧卡斯特？」伯爵夫人重複着。「你是說鄧卡斯特公爵？」

「我指的當然是他！」她的丈夫吼着。「我所在意的人裏面，就只有這麼一個鄧卡斯特；愛蜜麗，我們這位在赫特福州的鄰居，自從繼承了爵位之後，就沒有邀請我進過他的屋子。」

伯爵的聲音裏帶着痛楚，表示他對這件事一直很懊惱，很耿耿於懷。

「嗯，他終於寫信給你啦！」伯爵夫人說。「他寫信來幹麼？」

伯爵目不轉睛地看着那封信，似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然後慢慢說：

「愛蜜麗，公爵問，他是否可以在明天下午三點鐘來拜訪我。他告訴我，他認爲如果我們兩家能做進一步的交往，對雙方都會有好處；而且，他還希望能有這份榮幸，認識我的女兒！」